

德国智库动态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第一期 2022 年 9 月

本期主要内容

- 西方意识形态下德国智库对俄乌冲突中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分析

西方意识形态下德国智库对俄乌冲突中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分析

在任何与像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的冲突中，都隐藏着事实性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现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正在进攻性地利用人们对这种风险的担忧。核威胁的动作正在让克里姆林宫背离俄罗斯迄今为止奉行的核武器作为防卫性武器的原则。莫斯科不仅想要用这种方式威慑西方国家政府不要进一步对乌克兰实施实质性援助，还要以此恐吓西方国家的民众。然而，只要北约不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并且俄罗斯政权没有实质性地受到威胁，那么有意或无意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都是极低的。尽管如此，莫斯科的威胁手段还是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后果。

克里姆林宫借助各种措施和声明让各国知道了，发生在乌克兰的冲突有扩大到核武器范围的明确可能性。最初，俄罗斯在进攻其邻国后不久的二月中旬，就实施了一次展示核力量的军事演习。虽然这次演习要在 2022 年初举行的消息在几个月前就被得知，但时间点的选择却表明这次演习和乌克兰危机的关联性。因为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通常都在每年的秋季举行。此外，莫斯科也有意地通过新闻报道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这次事件。随后，在 2 月 24 日，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当日，普京在一次演讲中发出警告，如果其它国家试图“阻止”俄罗斯的行动的话，那将会引发前所未有的后果。这类措辞传统上被认为是对使用核武器的暗示。在 2 月 27 日，他又更进一步地宣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俄罗斯威慑力量，将被升级到“紧急准备的特别状态”下。

这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莫斯科首次发布这类正式的官方通告。对此，首先让人捉摸不透的是，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因为该国一部分战略性核武器本来就一直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因此随时都可以投入使用。此外，紧急戒备状态也分好几个不同层面。如果戒备升级，那么将让核威胁从行政阶段发展到实质性阶段，例如，装载带有核武器的重型炸弹。然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Sergei Shoigu）在第二天却又指出，他们仅仅在几个司令部的人员部署上有所增加，这并不关乎太重要的措施。尽管如此，俄罗斯在随后的军事演习中还是在

巴伦支海使用了核潜艇，并且在西伯利亚使用了可移动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在3月初，俄罗斯斯外长谢尔盖模糊的表示，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可能是一场核战争。而在接下去的几周中，一些俄罗斯的官方代表却又试图缓和或限定普京和拉夫罗夫的态度。

俄罗斯的核威胁姿态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他们指责克里姆林宫刻意为俄罗斯制造假的威胁，目的是为自己进一步的进攻行动辩白。华盛顿警告莫斯科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但却不考虑对俄罗斯表达相似的威胁，或升高自己的核战争紧急戒备状态。此外，美国还延长了一项计划中的导弹试射项目，目的是避免进一步加剧舆论战升级的风险。

莫斯科扩大核武器的使用范围

按照莫斯科的官方原则，核武器为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使用。该国2020年公布的核武器使用原则也以这项基本原则为导向。根据这个原则，莫斯科既可能在俄罗斯受到核攻击时使用自己的核武器储备，也可能在国家的生存因他国的传统侵略而受到威胁时使用这些武器。

然而，普京在俄乌冲突中所做的宣告却表明了，对于俄罗斯统治层来说，其核武器的任务超越了莫斯科在官方原则中所确定的范围。克里姆林宫显然是在利用核武器来达成其扩大的政治目的。普京似乎在模糊传统冲突的边界。相应的威胁姿态也是要威慑局外国家不要介入战局，从而让冲突保持在俄罗斯所理解的“局部冲突”的水平。因此，核武器的作用是进行威吓与管理冲突升级。

就此而言，莫斯科的说辞表明，其将会扩大自己的核武器使用原则。此外，普京对俄乌冲突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在乌克兰制造了“反俄罗斯”的敌对势力，而这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什么比由此带来的后果更会对俄罗斯的生存与主权造成威胁。这种表达与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是明显一致的。此外，普京在几天后指责乌克兰研制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也使得俄罗斯的干涉具有了必要性。这种与自己的叙述结合的对核武器使用原则的事实性扩大，对于普京来说似乎是一个可以用核武器进行威胁的借口，尽管俄罗斯的生存明显没有由于外部军事力量的进攻而受到损害。

有目的的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仍然极为不确定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 3 月 14 日所警告的，在当前的战局下，有目的或意外的核战争升级或再次成为可能。对此，人们对普京理性程度的怀疑越大，就越会觉得危险升高。然而，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決定似乎并不基于其非理性，而是基于其对自己的能力、对乌克兰的局势以及西方国家与乌克兰的团结程度的错误估计。因此，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如果对局势演变的探讨以普京的非理性为前提的话，意义不大，尤其是这种前提几乎没有为可行的政治措施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尽管莫斯科做出了威胁姿态，但无论从理论上对核战略的思考，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在如今的形势下有目的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都是极低的。

如果对北约国家发动核战争的话，俄罗斯首先必须考虑实际的花费。几十年来，俄罗斯与美国都处于所谓的“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平衡状态中。两个国家都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以及不同的载体系统。它们要以此确保对方在实施强有力的第一击后，自己还可以实施报复性的第二击。只要没有一方敢于对另一方开启解除武装的进攻，那么这种平衡就得以维持。但这也意味着，哪怕仅仅是相对有限地使用核武器，也隐藏着局势大规模升级的危险。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是全球性的极端破坏，而这样的后果与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没有关联。

其次，即使是有限制地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也会对冲突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状况造成根本性的改变。尽管美国力求结束这场冲突，但对于华盛顿来说，目前冲突的性质即使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来看也只能算作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造成有限威胁的区域冲突。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核行动的话，就将是另一种情况了。因为，如果俄罗斯发动此类行动而没有产生严重后果的话，那么这就会促使其它核武装国家开始对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及其后果重新进行评估。这样的情况也会让美国的盟友处于巨大的压力下，因为这不得不让日本或波兰这样的国家加剧自己的危机感。由此，美国基于秩序的政治利益及其军事活动也会在乌克兰冲突中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三，如果俄罗斯发动核打击，那么其名誉将收到巨大的损害。它将会成为自 1945 年后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而这不仅将违背其多年来在不扩散核武

器政策上所获得的利益，还会让其自己所宣称的，作为维护全球稳定的保证者的身份破产，最终成为被排斥的国家。

意外使用核武器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即使不存在任何有目的的使用核武器的诱因，也有可能发生意外致使局势升级的可能性。这类状况可能会在冲突一方误认为对方可能采取冒险行动，并由此致使双方都采取危险行动的情况下发生。例如，在侵犯了北约成员国的俄罗斯战斗机射击的情况，或向乌克兰运送重要军事物资的情况，都可能只是传统冲突的升级，而这又会升高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此外，诸如错误的雷达信号等技术问题，也会引发纯粹错误的冲突升级。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境下，实施核打击的风险还是微小的。即使在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对抗时，这种情况也不会自动发生。因为即使到那时，双方仍然有很大可能想要避免此类事件发生。只要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还无法想象，对方如何可能通过使用核武器来改善其处境的话，那么因误判致使局势升级的情况就是不可能发生的。

通过历史对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来对目前的情况进行判断的意义是有限的。美国在 1962 年卷入那次在地里位置上与其更为接近的事件的程度，要比现在大得多。不仅从其权力和安全政策的利益上看是如此，从其用自己的措施来加剧潜在的局势发展的决心来看，也是如此。而相反，在俄乌冲突中，华盛顿却避免通过这类主动的行动措施来对抗普京的核威胁姿态。

此外，冷战时期的许多危机都表明，一场传统的冲突或者会不可避免的导致核威胁的反应；或者会导致关键地区的丧失。鉴于莫斯科在欧洲的传统优势，美国采取的威胁态度是，任何传统的进攻行动都可能引发毁灭性的核报复行动。此外，北约的条款、美国核武器的事先部署，以及欧洲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三个工业中心的事实，都赋予华盛顿的立场以可信性。

另外，如今的局势不能与过往的情况同日而语的原因还在于，尤其在冷战的初期阶段，美国和苏联的危机沟通机制在技术上是受限的，并且对于核武器使用的中央控制能力在两国都是漏洞百出的。事实上，历史事例表明，传统的冲突虽可能失控，但想要越过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还需要进一步的局势升级步骤，而这类

情况目前离我们还很远。

普京的威吓策略

俄罗斯的核威胁姿态看起来主要出于威吓与施压的目的。普京试图通过强有力的威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然而这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策略所指的对象是谁？

乌克兰似乎并非是普京实施核威胁的主要对象。虽然莫斯科有能力用核武器摧毁该国，但克里姆林宫用传统力量仍然能达到他可能的长期目标——也就是实现对乌克兰的控制，限制其主权，并强加给该国中立国的身份，以此阻止其向欧盟和北约靠拢。为此，不需要动用核武器这种极端的摧毁力量。

即使俄罗斯在乌克兰显现出了失败的迹象，对于其核威胁的判断可能也是不可靠的，并且在当前情况下实施核打击的佯攻可能也是不会有效的。因为那样的话，莫斯科必须释放出可信的信号，证明自己已做好准备：或者对乌克兰军队实施多次核攻击，或者用核武器对一些城市进行摧毁。这样俄罗斯就必须展现出决心：为了迫使乌克兰投降，其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的后果将是失去控制的核对抗的升级。其它核大国一定会对这种违背国际安全秩序的行为做出反应，而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排斥也会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程度。

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莫斯科在当前危机中的说辞和行为。因为普京的核威胁并没有指向乌克兰，而是始终指向西方国家。同时，这些威胁都具有公开的性质，这也会让人猜测，这些威胁是针对俄罗斯和西方民众的。面对前者，克里姆林宫要维持自己对于作为俄罗斯敌人的西方世界的叙事基调，并且证明国家因制裁而遭受巨大损失的合理性。对于西方的民众，莫斯科的目的或许是使其感到害怕，使他们拒绝接受对俄罗斯实施的强硬措施，进而给他们自己的政府施加相应的压力。

可能的局势升级的情况

然而这些威胁首先可能针对的还是西方政府。鉴于没有预料到的欧洲和美国的坚决，莫斯科可能会自问，西方国家接下来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虽然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其遭受重大损失，但欧洲人和美国人还可能对俄罗斯的经济实施更

为实质性的严重打击，例如对其实施能源禁运——当然他们必须为此准备好承担相应的代价。在军事领域，北约国家理论上有能力用传统的方式决定冲突的结果。然而这些国家尽管感受到了压力，但至今都表示拒绝介入冲突。对于大部分西方政治和专家团体来说，目前西方国家进行干预的代价和风险看起来是不合理的。然而，西方国家可能对基辅实施的扩大援助行为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显然已经非常严重，使其觉得有必要为此划出红线了。鉴于此，其显然想要西方国家知道，如果他们介入冲突，将可能导致其实施极端的，也就是核措施。

但普京的红线有意地划出了模糊的范围，并因此而让西方国家的行动只在特定范围内受到威慑。然而，这种策略性的模糊界定也会产生风险。因为这会让西方国家很难估计，在接下来的冲突发展中，局势发展到哪种程度会引发核打击的升级。

首先，如果这种局势升级的风险很大的话，那么，即使普京没有明确展现核威胁姿态，这也会致使北约加入战争。当前的研究结论表明，俄罗斯对于美国的传统劣势会让局势彻底升级，尽管双方都有意将冲突维持在有限范围内。例如，如果华盛顿决定扩大战争，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具有系统性威胁的传统进攻的话，莫斯科可能没有势均力敌的非核能力来应对美国的挑战，因此可能会考虑使用有限的核打击。面对这种由于潜在的核打击而致使冲突扩大的可能性，西方政府将会退却，因为传统战争和核战争升级的风险之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制定军事计划和对乌克兰的援助行动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在多大程度上与此存在关联性。

例如，关于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讨论。相关专家预期采取这一步骤只会给基辅带来有限的利益；而与之相对的是可能随之发生的局势升级。权衡之下，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选项。还有一些人甚至要求设置禁飞区。这一计划所引发的高度争议是，用哪种方式实施这一计划，禁飞区的军事效力有多大，尤其要考虑的是，战争至今，地面战的作用比空军行动要大得多。然而，放弃这个选项的主要原因是，这将导致西方国家不得不进行军事介入，并因此而引发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公开战争。

除了西方国家直接介入战争的情况以外，还存在第二个可能对局势起到决定

性改变的潜在可能性。对于普京来说，个人权威的维护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此生发出的问题是，他在不得已时将会采取哪些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这让西方国家面临了双重挑战。一方面，西方国家想要提高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以削弱其战争能力，并由此而引发其政策转向。而另一方面，政权失控的威胁，可能会导致普京做出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这样的话，比起失去权力，他更可能采取极端行动。

这种情况意味着，很难说清楚，后果的产生到底是西方国家在乌克兰的军事升级所导致的，还是他们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所导致的。即使有人可能反对说，在俄罗斯这样相对稳定的国家，这类需要做政权防御的情况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前几周的局势发展却仍在提醒人们要警惕这类情况的发生。然而，普京的权力机构看起来离崩溃确实还很远。这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政权失控以及核战争激化的情况出现之前，制裁的程度还可以提高一些。

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

这场战争对欧洲的安全结构以及全球的核制度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这场冲突的结局。然而，一些影响后果现在就可以预见。最难以解决的后果涉及核武器作为工具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因为许多政权会因此而推断出，虽然核军备不能提供全面的保护，但却可以显著扩大自己的行动空间。一方面核武器使得俄罗斯敢于在北约领土边缘发动战争，而无惧于这一在传统战争领域占有绝对优势的军事联盟采取直接干预行动。致使联盟采取这一步骤的可能原因有很多——例如，对于国际秩序来说可能产生的欧洲失稳的后果、莫斯科对国际法的公开破坏，以及在西方社会中不断升高的军事介入的声音造成的压力。现在已经有专家将北约的克制视为是俄罗斯采取核威慑的后果。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的军事装备，并使其额外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无需过于担忧莫斯科以核武器做出的回应。正如乌克兰战争所证明的，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核平衡，使得在北约之外发生了局部范围内的传统战争——这似乎证实了所谓的稳定与非稳定的悖论的成立。

这个结论对于北约未来与联盟之外的国家的安全合作，以及联盟内的再保险，也将起到重要作用。当莫斯科得以将战争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情况时，尤其如此。

在西方联盟之外，亲眼看到乌克兰命运的格鲁吉亚或摩尔多瓦等国家，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这在当下就让北约以及欧盟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让自己依照可信的安全承诺，来满足这类国家的愿望。

在联盟内部的东、中欧成员国之间还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不知道，在现实情况下，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达到战略性稳定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因为俄罗斯已经利用各大国之间的僵持局面成功操弄了自己在区域内对于乌克兰的传统优势，并成功威慑了外部力量的介入。即使北约成员国仍然相信美国的安全承诺，对于俄罗斯可能在核武器的保护下快速取得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胜利（“既成事实”）的担忧，仍有可能扩大。

这种担忧已经促使北约在 3 月底做出决定加强自己在东部和东南部侧翼的防御阵线。然而，以传统的方式提升自己的能力，使“既成事实”的情况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目标，要以巨大的花费与较长的期限作为代价。如果军备控制完全被侵蚀，也可想见，美国会尝试通过扩大自己的核能力来销蚀俄罗斯的战略核潜力。然而这种行为可能会有局势升级的高度风险。

在国际层面，这场战争以及莫斯科的威胁会导致各国在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领域所做的努力被削弱。首先，各国对于核武器使用原则的信任将被损害，这原本是用来促进核武器透明化和可计算化的。未来许多国家对于俄罗斯以及其它核大国的承诺的信任度将大为减弱。各国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在局势稳定方面的额外收益也将因此而被摧毁。第二，各国在核不扩散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将遭到打击。目前的冲突似乎让人们明白了，核武器不但可以保护一个政权的存续，还能让传统的冲突免受外部介入的干扰。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具有核野心的区域行动者，可能会借此而为自己的行动找到理论依据。

最后，向乌克兰的进攻，已经损害了俄罗斯在军备控制谈判上的可信性。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所有谈判，从 3 月开始都遭到中断。在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框架下，可能会让有限的具备控制措施提上日程。进一步措施，长期看来，仍然是没有可能的。持续的战争和越来越有效的制裁，将会更加削弱俄罗斯的传统能力以及它自身的恢复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莫斯科越来越寄希望于核威慑的原因。

行动建议

莫斯科的核威胁必须严肃对待，然而目前还没有恐慌的理由。首先，重要的是，未来在制定对乌克兰的援助措施时要实际评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一方面，如果北约直接介入战争，或积极地对莫斯科的政权交替施加影响的话，将可能在核升级的阶梯上不断地增加风险。然而西方国家离与此相关的门槛还很远。另一方面，随着战争残酷性的不断上升，对于引入进一步措施的公众压力将会上升，而这可能让局势更接近核门槛。这样，克里姆林宫就可能更加难以估计西方国家行动背后的目的。普京可能低估民主国家中公众意见所起的作用，并将西方的行为解释为具有战略性动机的行动。因此，重要的是，无论面对莫斯科还是自己的公众，北约国家都要在更紧密的协商中明确传达自己的行动和目的。

其次，柏林政府应该向德国民众传达意见，向其指明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一点之所以重要，还在于长期持续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会造成高昂的经济成本。鉴于民众对于核战争的担忧，柏林政府显然将更难以确定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框架。因此联邦政府应该对公众更明确地解释，普京在多大程度上将会诉诸非稳定战略，以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真正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哪里。政策决定者以及专家应该尝试通过媒体文章更明确地阐明这个复杂且不稳定的课题。

柏林政府也应该严肃思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及其威胁姿态长期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仅仅是尝试通过核威慑来保护对邻国的行为本身，就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如果俄罗斯赢得了战争，这些后果将会尤其严重。联邦政府在阻止这些情况发生方面有其战略利益。虽然德国应该继续在威慑和对话之间采取平衡政策，但从短期和中期来看有必要向前者倾斜。因此，柏林不仅应该在对北约前线国家的再保险方面，以及近期通过的联盟的重新调整方面积极协作，还应该继续加强乌克兰的弹性应对能力。